

Nuclear Ghost: Atomic Livelihoods in Fukushima's Gray Zone.

Ryo Morimot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3. 356pp.

滿田彌生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你相信幽靈嗎？南相馬市有輻射幽靈喔。」一位福島縣南相馬市的婦女對作者森本涼說道，這引申出作者的問題意識：到底什麼是「輻射幽靈」（nuclear ghost, *hoshanô obake*）？

森本涼（MORIMOTO Ryo）是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人類學家。他自述從國中起便成為「繭居族」（*hikikomori*）一不上學、不出門、窩在家裡的人，也表示：「當時的我無法接受『正常就應該去學校』或『正常就應該好好讀書』這樣觀念。」（朝日新聞 2023）。在無法適應日本的「正常」生活情況下，他選擇前往美國讀書，之後成為一名大學教授。森本原本計畫以日本料理和廚師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然而，311震災發生後，他前往災區當義工，發現這場災難對日本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造成深遠影響，最後決定撰寫這本災害民族誌。

森本在本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他不將311稱為「核災」，而是使用「東京電力事故」。因為事故發生在福島縣由東京電力公司（簡稱TEPCO）營運的核電廠，為東京周圍區域供電；此外，森本強調，他的民族誌旨在反對「以輻射為中心的敘事」，而聚焦於一般居民與311相關的生活細節（頁2）。森本在2013-2019年間，將大部分時間花在福島沿海地區的社區，結識了許多居民，並積極參與當地的活動與組織。他的民族誌田野工作重現了Clifford Geertz式的「厚描」，並寫出這本可稱得上「超厚描」的民族誌。

本書除導論與後記外，共有九章，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分（第1至第4章）探討東京電力公司事故留下的混亂後果，以及不同境遇的居民如何經歷其在社會、政治、經濟和心理層面的持續影響。第5章作為過渡，將焦點從以輻

射為中心的論述，轉向事故對居民生計的影響。後半部分（第6至第9章）則深入探討當地的歷史與文化，以及選擇性記憶與遺忘的挑戰，並分析污染與圍控下的多物種生態政治。特別是第9章〈尋山豬記〉以多物種民族誌的方式呈現當地居民與環境的多重互動關係。

在311大地震的整體災情中，宮城縣和岩手縣的罹難人數遠大於福島縣。然而，只有福島縣面臨「複合災害」（地震、海嘯和核災等），其災後的處境也與前述兩縣截然不同。福島縣的災後重建進程明顯比其他地區緩慢得多，且許多人將311大地震稱為「福島核災」，將整個福島縣視為「受輻射污染的土地」，使得與311相關的言論幾乎都圍繞輻射展開。森本初到福島時，也因為這種印象，隨身攜帶輻射探測器。然而，他發現當地居民很早就已不再隨身攜帶探測器；探測器反而成為區別出「外來者」的一種象徵（頁62）。他也察覺到，對於當地居民而言，輻射已不再是生活中的首要關切，因為生活總要繼續下去。那麼，「跟輻射共存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或者說，「為什麼他們選擇『與輻射共存』？」，這些成為森本的基本研究問題。

森本的田野地點位於福島縣東北部的南相馬市，因為離核電廠30公里以上，受到的污染相對較輕，反而被邊緣化，成為學術與政策上被忽視的區域。書名中的「灰色地帶」（gray zone），以及書中的許多靈感，皆來自森本所景仰的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對森本而言，南相馬市處於一個曖昧不明的邊界：介於現實與超現實、科學與非科學和可見與不可見之間。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森本不斷促使我重新思考諸多問題：什麼才是真正的「現實」？與輻射相關的政策真的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嗎？損害的本質究竟為何？災民心靈的安穩何在？避難真的是唯一的選擇嗎？

在日本的核災政策中，最關鍵的因素是居住地與核電廠的距離。政府當初劃定核電廠20公里內為「避難指示區域」，20至30公里範圍則被歸類為「緊急時避難準備區域」，住民不需立即避難，而是由個人自行決定是否離開。然而，這條20公里的界線並沒有足夠的科學根據。日常生活中本來就有許多低劑量輻射，而專家只能證明過量的輻射對人體有害。但問題是，多少輻射量才是「過量」？

自2011年3月以來，福島縣的居民因政府劃定的輻射區隔線，不僅決定了避難與否，更深刻影響了居民的生活軌跡與命運。如住在南相馬市的人，有人避難一兩年便返家，有人在外避難長達六年，甚至至今仍無法回家。更複雜的是，這條界線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政策調整而重新劃線，這使居民的處境變得更加不確定和混亂。

南相馬市的許多社區並未被劃為避難指示區域，但2011年3月25日，市政府發布了自主避難的建議。森本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發現，選擇避難與否並不僅取決於「距離核電廠的遠近」或「輻射量的高低」，而是受到更複雜的因素影響。如：家中有無上學的孩子？是否有難以適應外地生活的長輩？此外，有人不願意放棄祖傳的田地，或者為了守護當地的祖靈和墳墓，或是為了繼續獲得政府的賠償金而希望家鄉維持避難指示的狀態。森本以細膩的故事描寫出當地居民在災後所面臨的不同處境與抉擇。他們並非單一類別的「受害者」，而是擁有各自人生背景、價值觀與考量的個體。透過這些生命故事，森本挑戰了「災民」的刻板印象，讓讀者看見更為複雜而多元的現實。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毫不懷疑地認為，遠離被污染的土地，理所當然是最安全的選擇。然而，森本揭示了許多當地居民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的苦惱。他們反覆思考：「應該避難嗎？」、「這真的是正確的選擇嗎？」、「究竟何時才能回家？」。即便回到家鄉，還要面對外界（甚至家人）的質疑與批評：「怎麼還會跑回去福島？頭腦不清楚嗎？」。這種對未來不確定的焦慮，加上災後逐漸被社會遺忘的過程，或許比輻射的威脅更令人恐懼。「災害關聯死」與因災難直接喪生的罹難者不同，是因長期避難生活的疲憊、環境變化帶來的心理壓力等因素所導致的死亡。在福島縣這類死亡人數（包括自殺）遠超過宮城縣和岩手縣。森本在書中多次提到居民談論「好的死法」（dying well）。對許多日本人而言，能夠在家中辭世，就是一種好的死法。然而，當家園被劃入避難區，被迫離開時，他們甚至連選擇如何離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輻射與其他災難不同，它既看不見、聞不到、也摸不著。然而，人們透過圍繞輻射的言論、區域劃分的界線、賠償金等方式，極力將其「可視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清晰可見的當地居民生活卻反而看不太清楚。南相馬市的報導人所說的「輻射幽靈」，指的是政府、東電、或與輻射相關的「科學」政

策，以及執著於使輻射可視化的態度，這既是一種執念，也帶有敵意。居民想要向前邁進，卻始終被這些「輻射幽靈」糾纏。

森本在本書中提供與其他研究311大地震的人類學著作的不同觀點，聚焦於居住於灰色地帶的居民生活。他不斷提醒自己「災害民族誌的目的是什麼？人類學家或田野工作者能做什麼？」日本國立東北大學人類學家沼崎一郎曾指出，缺乏與當地人建立深厚人際連結的「空降人類學家」，僅透過短暫的民族誌研究來理解災難，是極「不人類學」(unanthropological)的行為(Numazaki 2013)。森本不願成為這樣的學者，他認為，我們不應該將「災害」視為研究資源，不應該從中獲得利益。因此，他強調災害總是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之中。乍看之下，某個災難似乎對廣泛的區域產生均等影響，但實際上，每個地方的反應與經驗各不相同，並不存在所謂單一的災民經驗。

這本書唯一的缺點是使用日文詞彙較多，對不懂日文的讀者來說，閱讀起來可能較為吃力。最後，如森本所言，日本311大地震所引發的一切災害，並非是別人的事情。以臺灣而言，儘管當前的政策是趨向廢除核能，但本書提醒我們，即便核電廠除役，核廢料並不會憑空消失。屆時，這些核廢料勢必不會放在臺北市，而是送往「灰色地帶」或「邊陲地區」。這本書不僅是所有致力於陪伴與理解這些區域的人類學學徒的必讀之作，同時也是所有關心災害人類學研究、災害政策或環境科學等領域的學者與學生們值得關注的一本好書。

參考書目

秋山訓子

2023 日本研究の今Ⅱ②(日本研究的現在)：「人と違う道」で得たもの(在「跟人不同的路」中得到的東西)。朝日新聞，7版，7月25日。

Numazaki, Ichiro

2013 Too Wide, Too Big, Too Complicated to Comprehend: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Disaster that Started on March 11, 2011. *Asian Anthropology* 11(1): 27-38.